晓　思

面前是一片萧瑟辽远的原野。

他耸着肩，斜挎着心爱的猎枪，皮夹克领子翘着，护着双耳和半拉脸，腰间悬着空荡荡的猎袋，皮靴将玉米茬地踩得哗哗直响。

往年这会儿多撩人啊！几个哥儿们抄着家伙趟兔子，待那鬼灵精儿从草窠里刚一跃出，一枪准铆在那儿。要不裹身雨衣，窝在泛着寒气的河滩边打那满天飞的野鸭子。想过瘾了，夜半摸出去打狗，拿身架遮蔽过枪身，悄悄踅过去，枪猛一端平，照前胸一下子。没说的，吭也不带吭地就撂翻。燃起篝火烤那带连血丝的肥肉块，热烘烘、香喷喷……嘿！想到这儿，他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唇。

今儿真不顺。较真格的，这两天不顺的事也太多了。阳子迷上了什么新技术项目，三儿也半月见不见影儿，连广广这混小子居然也想起凑热闹考什么工大抓文凭，眼瞅着这群兔哥儿们着不着边儿地散了摊儿。更斜性的是，老婆也会助兴，干脆住进老丈人家几天不露脸，明摆的给好瞧。真晦气。

一阵巨大的煞车声惊醒了他。他抬起头，乖乖，什么时候上了公路！

一个脸膛红红的后生跳下车来，冲冲地，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他茫然地注视着那张热切的面孔，迷惑地摇摇头。

“再想想看！”来人热烈地摇动着他的肩。

噢，想起来了——前些年过陈庄，在村东头小住，那个花两毛钱窜的撵着自己屁股背兔子的房东的鼻涕猴！天，日子原来快成这德性。

他不禁微微笑了。

“行啊，小子。这‘东风’是你庄上的！”

“得，兔哥。来吧，我捎你会儿。”

没容他反应过来，人已被拽上了车。那红脸后生话特别的多。

“什么庄里的。前几年，姐姐和我包了队上的鱼塘，这两年呀真叫玩命。你猜结果怎么着？”

他想起了那个长辫子，见着他那打号码的破工作服眼睛都绿了的姑娘。

“好兆头啊！头拨出网，吓！懂吗，好几万斤呢！刨去交队的，家里砌了新房，买下了这车。赶明儿上我家，就犯不着钻柴楼挤地铺喽！”

他想起运气好时，一天下来成串的野味，三五张“大团结”也还是有指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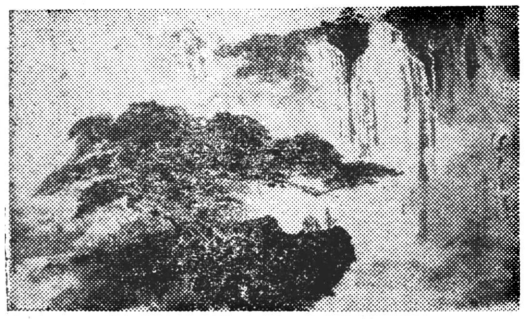
“哎，兔哥，怎么老不来我们陈庄了？听说这些天工厂里日子正闹得红火，你准忙得腿肚子转了筋，今儿出来兜风散散心吧？”

“嗯，红火……”他搭讪着。忽然，又有点不对碴儿似地哽住了，脑海里浮现出为泡劳保和车间里老任头的那场好吵，还有那在厂部搁了些年头，大概已积了一摞子灰的停薪留职报告。一种莫名的窘迫使他透不过气来，抓着枪身的手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车终于算是停了。他跳下车，没顾看那驾驶窗外挥动的手臂，木然地向着高坡上走去，把枪搡到一边儿，然后直直地躺下，让清凉的泥土和枯色的草儿撩着他那发烫的面颊。

他支起半截身子，留恋地望着这迷蒙、深沉而厚实的田野。

是啊，也该归去了。（题图　插图　顾长平）



海天疾涛（国画）　张利祥

献给小草的歌

苏兆强

没有花的容貌、树的身躯，
没有风韵迷人、芳香扑鼻。
普通得象一滴水或一粒沙，
连名字也泥土般平淡无奇。
群芳谱上不占一席之地，
大雅之堂不见你的踪迹。
甚至蜜蜂也对你不屑一顾，
似乎你无光无彩，无情无爱，
身上采不到一丝儿甜蜜。
你清贫。但从不抱怨悲凄，你深知
攀比华贵，精神会苍白贫瘠，
你渺小。但永不萎靡自卑，你懂得
自暴自弃，生命将一败涂地。
你宁肯在山野栉风沐雨，
不愿让理想在花瓶中窒息，
你宁肯在荒滩忍饥受渴，
不愿让斗志在温室里倒毙。
守一块地盘，让理想放千尺光辉，
占一寸泥土，让青春铺一片生机。
你面临干旱侵扰、洪涝突袭，
你常遇风雪雨霜，电劈雷击。
悲叹命运，是窝囊废自杀的毒剂，
埋怨生活，是软骨头坠落的滑梯。
也许，命运安排你跻身岩缝，
忍受委屈，也要振臂举理想大旗，
也许，生活中会遇到巨石压顶，
重压之下，精神支柱仍顽强挺立！
你四季奋斗，尽管只有短暂的繁茂，
也不赖上帝保佑、仰苍天鼻息，
你一生抗争，即使悲壮地走向灭亡，
献身作泥，也要丰腴生养你的大地。
你志向高洁，弥散在清新的空气里，
你青春壮美，融化在春天的色彩里，
你爱情炽热，扎根在深厚的泥土里，
你热血澎湃，荡漾在甜蜜的奶汁里。
你无花无果，心花却冠夺群芳，
你无声无息，心曲却美妙至极。
我欲变蜜蜂，扑入你胸怀采撷花粉，
我愿作小草，为祖国大地铺翠添碧。

交响乐与唐诗

交响曲是典型的西洋古典音乐形式；唐诗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样式，似乎它们彼此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不然。它们之间也曾有过这联系。二十七世纪初，犹太族的奥地利籍作曲家马勒，就采用过唐诗作歌词，谱写了他们的交响曲。这些唐词是，李白的《悲歌行》、《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王维的《送别》等。

这些诗都是由贝特格译成德文的。这首交响曲名为《大地之歌》。按编号，它应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但马勒并没有用“第九”这个数字。《大地之歌》是马勒一生创作最后的一部交响曲。

（陈本固）

烛光中，他看见（散文）

井　频

淡黄淡黄的烛光，在这里、那里飘荡，闪耀着。偌大个剧场，犹如浩渺、深邃的星空。

他走向舞台前沿的讲桌，朝观众席看了看：众多面孔，影影绰绰。就着两只腊烛的光亮，翻开讲课提纲——《漫谈歌剧文学创作》。真是多灾多难！近千人的课堂，由于停电，只得借腊烛照明；扩音设备失去效用。多象当前不景气的戏剧景观！

这是古城第一座面向社会的群众性文学院；参加学习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社会待业青年，有年过花甲的离休高干，有双肢瘫痪乘着轮椅的工人，有同来听课的父女两辈人……不少人远在外县，最远的要从黄河岸边的孟塬赶来。而今天，大家又都是冒雨而来的啊！

跳动的烛光，捉弄人似地在他眼前闪着。他讲着歌剧文学的特性和艺术魅力。心中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人家是否感到了魅力。这些年，歌剧太冷清、太寂寞了。年轻人对它怕也是很陌生很冷淡的。自己从事戏剧文学多年，不也对歌剧的出路甚感惶惑了吗？本来就心中无数，加以失去照明和扩音设备的帮助，他只好尽力提高喉咙吼着。极是吃力、紧张。他感到讲的糟透了，准是一场对不起观众的“演出”！

台下递来了条子，要求他不要赶得太急，说时间如不够，还可以延长。看来还有兴趣。又一张条子，请他把引述过的那部歌剧的咏叹调剧诗，再重复一遍，说它太美了，太激动人心了……多么珍贵而及时的信息反馈！

他略微松驰了些，可以用目光和台下交流了。那两张少女的面孔，在烛光下是那样专注、凝神，不时地互相看看，或轻轻说些什么……她们是两个准备献身文学的大学生吧？一缕微弱的烛光，照着侧门座位上一位满头花白的老人，大概就是那位离休的高干。抛却了权位、小车，每个星期日的清晨，踏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当他领略了这淡泊事业的寂寞之后，对照他那热闹的往昔，该会有些什么感触？哦，那同来听课的父女俩，坐在什么地方？那轮椅上虽然截瘫却依旧同命运抗争的青年工人、那孜孜求索执着追求的中学教师……他想看见更多更多的面孔，触摸触摸更多的心。

课间休息了。好多学员拥上舞台，把他围了起来，继续递条子的，当面提问的，伸出笔和本子，要求签名留言的……立时，腾起一股活力和热流。他感到一种冲击。只有真正与时代同步的艺术才是永远不死的。他在纷纷伸来的本子上写下：

诗言志，歌咏言……

求索、攀登、拼搏……

淡黄淡黄的两柱光焰、欢快地飘动着、闪耀着。他继续讲着歌剧振兴能否出现。刚才，课堂主持人对大家讲：“今天这烛光照耀的课堂本身，就是一首诗，一支歌，就是一种预示。”他还没有来得及揣摸：主持人指的是学员们献身文学的执着精神，还是指这追求出现在秦汉古都、盛唐长安的二十世纪的今天，抑或是还包含着更广阔的什么……

烛光，在闪耀、在燃烧，他似乎已经看见那……

附记：这是去年写的一篇小文。文中写的西安文学院那一届学员已经结业，其中的二百多学员，正在该院举办的提高班继续学习。这种普及文学、培养新生力量的事业，受到古城文学爱好者欢迎和赞许。愿这篇小文，能为这一事业留下些许纪念。

1986年4月

语言的洁纯性

曹志前

有些作者，为了表达“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作品达到“活灵活现的艺术效果”，往往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中粗劣的语言。

有篇小说，第一段有三百来字，竟用了六个脏字。其它如“真他妈盖了帽啦”等等之类的话，也比比皆是。这些语言对于刻划人物性格不能说没有任何效果，但过多地用这种不经加工的“粗坯”，便很值得商榷了。

中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它不仅丰富多彩，且在音调韵律上也颇有魅力。文学语言来自生活，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应比生活语言高出一头。因此，善于对生活语言的加工提炼是至关重要的。语言本质的美为丰富的文学表现技巧提供了基础，诸多的修辞手段可为文章增光添彩，不一定要拣拾语言渣滓。这种作法，即使不说是“衰渎”，也是一种“技穷”的表现吧！

五十年代初，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又一次再版，考虑到时代的变迁，老舍在再版时毅然删削了一些“不洁净”的语言。《骆驼祥子》写的是旧社会的事，但老舍先生在不影响人物形象的情况下，注意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不愧是“人民艺术家”的典范。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净化文学语言是极其重要的。

字　谜

①林字多一半
②甜一半辣一半
③取一半送一半
④要一半扔一半
⑤夺出一半留一半
⑥一口咬去一多半
⑦半对半对、凑成一对
⑧吃一半还有一半

（谜底见本报）

（杨跃旗　解）

《断桥》新编　胡美俊作